

江声浩荡，不舍昼夜。

出宜宾三江口，沿长江南岸，东去20多公里，就来到李庄古镇。李庄历史可上溯到南朝梁大同十年（公元544年），这里曾是南广县的县治所在地，自明代设镇，是川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千载以来，李庄和长江上游星罗棋布的市镇一样，静静卧听着滚滚涛声。

1940年初冬，一群容色憔悴、手托肩扛各式木箱，操着南腔北调的外乡人的到来，打破了李庄的宁静，他们是从昆明远道而来，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刘敦桢带领的中国营造学社。

师生们在李庄上坝村月亮田安顿下来不久，梁思成就在院坝召开了一次集会。许多年过去，当时只有16岁的罗哲文还记得，梁先生安慰大家，“说这里是李庄，在地图上找不到、标不出来的小地方，日本飞机不会来轰炸，我们可以安心做学问了”。

彼时的中国，已难以找到一张可以安静做学问的书桌。抗战爆发以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领中国营造学社从北京一路辗转，历尽千难万险，1938年初抵达大后方昆明。此前，在淞沪会战中，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已战死沙场。

惊魂未定的师生们甫一安定，日机又尾随而至，对春城狂轰滥炸，“跑警报”成为市民和难民们的日常。林徽因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怒斥道：“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个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

日机空袭日渐频繁，而边城昆明也愈发容纳不了不断西迁的各类机构。在完成对西南古建筑群首次调查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决定带着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随同济大学以及诸多研究单位一起北上，从昆明转移到长江南岸的小镇李庄。

在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注的小镇，虽然躲过了日机的轰炸，但“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以前更有分量了”。如今，走进重新修葺的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一排旧时的员工宿舍映入眼帘，每间屋子逼仄矮小，阴冷之气油然而生。当年，这些宿舍都是篾条抹泥巴而成，墙不挡风，屋不避雨。川南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很快让体弱的林徽因病倒，林徽因在与友人的信中说：“肺病发作时，连呼吸都成奢侈，夜里常常惊醒，听着长江的水声，数着天亮。”

窗台上的君子兰开了。橙红的花瓣从墨绿叶片中探出头来，不声不响，却自有一种端正气度。我盯着它看了许久，恍惚间，时光倒流。

儿时最盼，便是放学归家。轻步上楼，推开门，生怕惊扰了什么。入目是逆光里阳台盛放的君子兰、杜鹃、蟹爪兰，在缕缕轻烟中若隐若现。那些花被父亲伺候得极好，叶子油亮，花朵精神，一盆一盆挨着，像他手下的兵。可最动我心的，从来不是花，是那个鬓发整齐的剪影。父亲就那样站着，微微侧头，沉醉端详他亲手栽种的繁花。逆光把他的轮廓勾勒成一幅画，烟雾袅袅，氤氲花间。

后来我做了导演，以镜头雕琢人间。每当有人问我美学启蒙从何而来，我常想起父亲逆光立在花前的侧影。那是他用沉默教会我的第一课：美，不是刻意摆出来的，是把自己放进热爱里，自然而然长出来的。他用一辈子栽花，我用镜头记录故事，说到底，都是在找那份让人安静下来的东西。

父亲在家不常说话，尤其平常不说那些软绵绵的话。他是青岛港最早一批建设者，从16岁扛麻袋、建码头，到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他温和寡言，但只要站在那里，就让人踏实。

可他骂过我。那年我多大？记不太清了。家里灯泡钨丝坏了，可以拿旧的去店里换新的。我嫌丢人，觉得明明能买新的，为啥还让我拿着旧的去店主那儿“瞪眼”。孩子小，对“面子”却看得无比大，为了不去店里，我找了一堆理由，“店里没人”“我有事去了”“人家不给换”……把父亲气得第一次对我动了手。



四川宜宾李庄古镇 林容生绘

抗战日艰，李庄的生活日难，营造学社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经费支持，而战时物价飞涨，米价从3块、4块涨到100块，穷到无米下锅时，大伙只能吃红薯、南瓜。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一双儿女也无鞋可穿，只能穿草鞋或赤脚，儿子梁从诫因偷吃母亲的蜂蜜被父亲责打——那是梁思成卖了手表换来的。

在李庄，没有电灯，没有报纸，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营造学社的师生们好像被世界遗忘了一样，却也因此守住了一张书桌。梁思成常对学生们说，我们现在是“战时工作社”，不是“和平研究院”，我们无法外出做田野调查，就要把过去的资料整理好，把中国建筑历史写清楚，不让这门学间断了根。

罗哲文回忆说，没有纸，就用土纸；没有灯，就用菜油灯；没有仪器，就用简单的工具。他们把全国古建筑的图，一张张画出来。

在李庄，梁思成因早年脊椎受伤，疼得厉害，每天都穿着铁背心，坐都坐不稳，改图纸时，直接趴在床上，身上垫着被子，一笔一画地改。而林徽因则躺在床上，靠着被子，从唐、五代、宋、辽、金、一章章帮助梁思成校阅《中国建筑史》，图稿、照片堆到了枕头边。林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身体已成废墟，但工作不能停，这书是我们十几年的命，是中国建筑的根，不能埋在李庄的土里。”

在李庄灰色的日子里，只有病、穷、雨、雾和江水声陪伴着这群中国古建艺术的“托命者”：营造学社的师生们整理完了西南地区古建调查资料，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把停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重新印出来。

但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在这个地图上未标注的小镇上。1944年，林徽因才知道当飞行员的三

弟林恒3年前已在成都双流上空壮烈殉国的事情。此前，家人担心她的身体，一直隐瞒着。

弟弟的牺牲，让林徽因悲痛欲绝。她把弟弟的照片挂在自己梳妆台边，在《哭三弟恒》一诗中，她以无比哀伤的笔触写道：“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的语言/算是诗来追悼你/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你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知道/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这一年的秋天，日军进犯至贵州独山，在重庆读书的梁从诫放假回到李庄，担忧地询问母亲：“如果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打到李庄，你们怎么办？”

林徽因平静地回答，“中国念书人总还是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飘零在西南一隅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随时做好了为国殉难的准备。

转年的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已是穷途末路，大反攻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梁思成受聘担任中国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编印《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标注华北、华中的重要古建筑，提交给美军第14航空队，以避免盟军轰炸时损毁这些古迹。

罗哲文当时跟随梁思成在重庆从事绘图工作，他回忆自己每天的任务，是将梁先生用铅笔在军用地图上标注的符号，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这些地图大部分是中国日占区的，但其中有2张日本地图，梁先生特别标注了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位置。梁思成告诉罗哲文，这些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应该尽力保护。

地图上标注的与未标注的，像个连绵不断的惊叹号，又似个巨大的问号，在李庄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脑海中浮现着……

人们或许很难去体察梁思成当年在地图上标注京都、奈良的那种复杂、纠结的心情，但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发掘者、继承者对其他文明成果的珍视和维护。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天下情怀正是这个文明历久弥新、愈挫愈强的重要密码。

屋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刘敦桢的照片高挂着，似乎还在沉思着什么。

屋外，江声浩荡，不舍昼夜。

两个特别可爱的外孙女；说父母走后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又有了哪些变化；说我是个孩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睹物思人，现在我知道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们，但心里总溢满思念。

花不说话，但它听着。就像从前父亲站在花前，花也不说话，但他觉得花在听。

我常想，父亲这一生，就像他养的君子兰。不挑地方，在哪里都稳稳生长；不争不抢，该开花的时候自然开花。他守着码头几十年，守着家几十年，守着母亲几十年。他很少讲大道理，可他做过的每一件小事，都是道理。

他养花，花也在养他。那些静默的生命，用它们的生长、开花、落叶，陪他走过了漫长岁月。他修剪它们，它们也安安静静地陪着他。这大概就是人和植物之间最好的关系——谁也不欠谁，谁也不负谁，就这么彼此照看着，一年又一年。

君子兰的花瓣在阳光下透亮，像一盏盏小灯笼。我给花浇了水，叶子上的水珠滚来滚去，亮晶晶的。

君子兰一年只开一次，花期不长。但为了这一次，它准备了整整一年。父亲这一生，不也是这样吗？把根扎下去，把叶子长好，然后安安静静地开一次花。花开过了，根还在，还会再开。

我往花盆里加了一点土，把叶片上的灰尘擦干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花影落在桌上。我想着，兄长几个很久没聚了，周末一起喝两杯。也想着，外孙女又长高了些，等下周给她添两件新衣服。

这些事儿，父亲的花都帮我记着。花开得俏，如同他还在的样子。

4月，来到江苏泰州兴化。

兴化市北郊有个千垛镇，独特的水上垛田景观闻名遐迩。小镇位于江南水网深处，像一个被春天悄悄藏起来的秘密。

虽然慕名已久，也有过大略的神游，但当我真正站在千垛的水岸，才明白所有的想象都是贫乏的。这里的田，不是田，是垛。一块块泥土从水中垒起，高出水面，像棋盘上错落的棋子，又像大地浮在水面的托盘。每一垛上都密密地种着油菜，4月正值花期，满眼是毫无节制的金黄。水是清的，清得像一块碧玉，绕着垛田缓缓地流。花映在水里，云也映在水里，船过时，桨一摇，金黄便碎了，又聚拢，再碎，像一场永远做不完的绮梦。

我和友人上了一条小小的木船。船娘是本地人，皮肤晒得黝黑，笑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不说活，只稳稳地摇着橹，橹入水的声音很轻，“欸乃”一声，船便滑进了花海深处。

水道窄得只容一船通过。两侧的花几乎要探到船舷上来，伸手就能碰到那些小小的四瓣花朵。油菜花的黄，不是淡雅的黄，也不是张扬的黄，而是一种朴素的、饱满的金色，像是把整个春天的阳光都收进了一朵花里。千万朵这样的花开在一起，就成了一场盛大的合唱——没有指挥，没有乐谱，只是由着性子开，由着性子放，把水乡的4月唱得浩浩荡荡。

船行到开阔处，视野豁然开朗。无边无际的花田铺展到天边，像一匹金色的巨毯，被风轻轻吹皱。远处，水杉成行，新叶嫩绿，枝头立着几只白鹭，若雪如絮的洁白羽毛在金色背景里格外醒目。忽而白鹭展翅，贴着花田低低飞过，翅膀扇起的风摇动了一片花枝，金波荡漾开去，与水面上的涟漪连成了一片。

天不作美——或者说，天作之美——下起雨来。江南的雨，细得像牛毛，密得像花针，斜斜地织下来，不带一点声响。花田在雨里变得朦胧了，金色褪去了几分热烈，添了几分温润。雨点打在花叶上，沙沙的，像蚕吃桑叶，又像谁在轻声耳语。船娘撑起一把油纸伞，依旧不紧不慢地摇着橹。橹声、雨声、风声，还有远处隐约的鸟鸣，混在一起，成了一支只有江南才有的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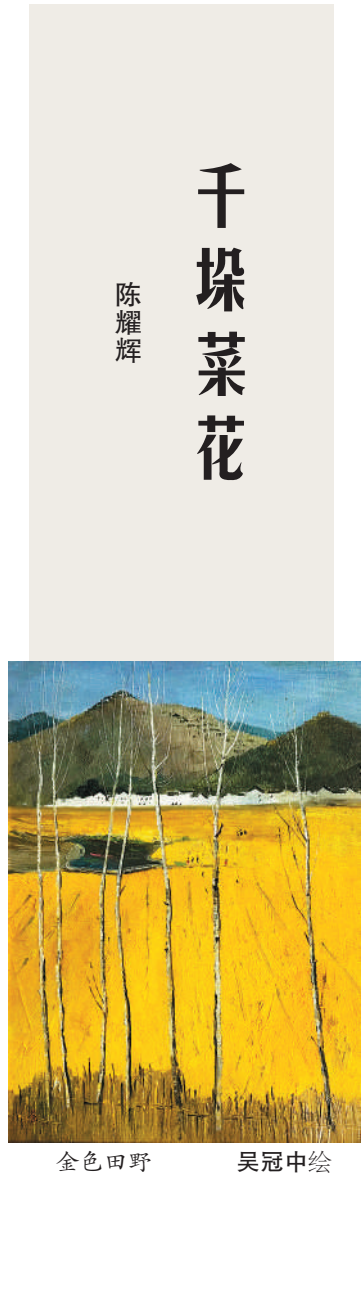
这时，我想起北方的田野。那里没有这样的水，也没有这样的花。北方的夏天，有大片大片的向日葵，齐刷刷地朝着太阳，像一群温厚倔强的老农。秋天有安静的麦海，麦子成熟时，风一吹，金色的波浪，从这边那边，一起滚动到天边，沉甸甸的，带着粮食的香气。

那些画面和眼前的油菜花叠在一起，竟让我生出一种奇异的亲切——大地上的金黄，不论南北，都是梦中深爱着的颜色。

雨很快就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光柱斜斜地打在花田上，被雨雾洗过的金黄格外鲜亮，空气中满是花香和泥土的清气。几只粉蝶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在花间翩翩地飞，翅膀上仿佛沾着水珠，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船靠岸时，我没有马上起身。回头细看，千垛的油菜花静静地开着，水绕着花，花映着水，简直能让人心地柔软到融化的程度，仿佛旧时的冰雪在暖春消融，淅淅地沁润心身的每一个角落，在遥远的故乡黑土地上，油然地生出嫩草和翠柳，在天地一色的雨里雾里，如远村袅袅的炊烟，散发着召唤远方游子的芳香。

仿佛聆听一首没有终始的乐曲，心境被它清空，又被它填满。像是被催眠，又像是被唤醒。真正的美出现的时候，我却无法为之命名。



金色田野 吴冠中绘

灯火

袁保亮

灯火，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温柔意象，它从泛黄古书的字里行间缓缓亮起，穿越千年岁月，依旧在寻常日子里璀璨生辉。它是寒夜中的一抹暖光，是疲惫归途的一份慰藉，更是家园、团圆与幸福的直白注解。只要灯火亮起，心便有了归处，岁月便有了温度。

多年以前，我栖居在宁静的小县城，每日朝九晚六，在琐碎的忙碌中奔波，生活平淡却踏实。那时最珍贵的时光，莫过于傍晚推开门，屋内灯火昏黄柔和，家人围坐闲谈，饭菜香气萦绕，真正应了那句“灯火可亲”。没有喧嚣纷扰，只有烟火缭绕的安稳，那盏小小的灯，照亮的是一方小家，盛满的是满心欢喜。

尤其到了风和日丽的春日，周末闲暇时，我总会约上二三好友，一同奔赴山野。我们踏着崎岖蜿蜒的山路，听林间鸟鸣清脆婉转，看草木新芽嫩绿欲滴，指尖拂过带着露水的枝叶，采摘鲜嫩的蕨菜，挖掘清香的折耳根，还会摘下山野间冒尖的野生新茶，在自然里尽情放空，忘却工作的烦忧。往往待到夕阳西落，暮色漫遍山野，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拖着略带疲惫的脚步，一步步走向城区。此时，满城灯火已次第亮起，像星星散落人间。当远远望见自家窗棂间，那盏始终为我守候的灯火时，一股暖流瞬间从心底漫开。登山的疲累、生活的琐碎烦恼，全都在这束暖光里烟消云散，只剩归家的安稳与温柔，在心头缓缓流淌。

后来，我离开县城，迁居重

庆，在这座山水之城一住便是数十载。岁月流转，我早已爱上这里的一草一木，满城璀璨的灯火更成了我生活中最寻常也最深情的陪伴。重庆的灯火，藏着山水相依的磅礴，裹着市井人间的烟火。它从不刻意雕琢，依着起伏山势层层叠叠铺开，沿着两江岸线蜿蜒蔓延。每一盏灯的背后，都是鲜活的市井故事，都是翘首以盼的温柔，这里的灯火人间，胜过天堂。

闲暇时，我会与友人登上南山一棵树观景台，静候山城夜色降临。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这里便是俯瞰重庆的绝佳视角。长江与嘉陵江在脚下相拥，两江四岸的灯火次第绽放。不同于平原城市的平铺直叙，重庆的灯火是立体的、流动的，像一片坠入人间的璀璨星河。江风裹挟着鼎沸市声扑面而来，火锅的醇厚香气、街边烤串的焦香，混着游人的欢声笑语，在光影里轻轻弥漫。晚风拂过观景台旁的百年黄葛树，枝叶摇曳，将附近灯火筛成细碎斑驳的光斑。放眼望去，渝中半岛的霓虹勾勒出摩天楼宇的轮廓，洪崖洞的吊脚楼群宛若鎏金宫殿，灯光倒映在江面上，随水波轻轻晃动。千厮门大桥的灯带如银龙卧波，车流穿梭而过，划出一道道金色光轨。这无边灯火，照亮了江边古老的石阶，暖透了巷尾老旧的茶馆，也映亮了每一个晚归人眼底的温柔。

于我而言，重庆的满城灯火，早已超越了风景的意义，是我在这座城市的家，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归属感。